

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

XINHAO WENKU
心跳文库

复制自己的大脑以求金蝉脱壳的
黑色惊悚故事

惊变

SWITCHBACK

[美] 马修·克林 著
Matthew Klein
张爱平 译

群众出版社

惊变

SWITCHBACK

[美] 马修·克林 著
Matthew Klein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惊变 / [美] 克林著; 张爱平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9.6

(惊悚法庭小说)

书名原文: Switchback

ISBN 978-7-5014-4478-6

I. 惊… II. ①克…②张…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0970 号

惊 变

著 者: [美] 马修·克林

译 者: 张爱平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安宁书装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38 千字

印 张: 10.375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478-6 / I · 1852

定 价: 25.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引子

勘验完毕之后，警探站在姑娘的尸体旁，他确信无疑地认为，它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一切。此案一目了然，他可以毫不犹豫地任何想要发问的人作出明确的解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故事：它讲述了一个已经拥有一切的富有的男子，欲壑难填，还想要得更多；它展示了那些想要破坏规则的人会有怎样的下场。

死了的姑娘躺在富有男子宅内的厨房里，她的头骨被一个大大理石雕塑品砸碎了。鲜血从她的尸体里流出来，在她的头旁聚积成了一摊奇特的形状，看上去宛如一幅她正从嘴里向外喷吐泡沫的漫画，仿佛她正在述说着什么非常重大的血腥事件。但是她的眼神是空洞的，因为她已经死了，警探知道，她再也不可能说出什么重要的事情来了。

一个穿制服的警察来到警探的身旁，他低头看着躺在地上的姑娘。

“她很漂亮。”穿制服的警察说。死了的姑娘穿一身半正式场合穿的黑色礼服，尽管她耳朵后面破碎的脑袋清晰可见，但依然掩盖不住她的美貌。

“有什么发现吗？”警探问。

“水池里有三只酒杯、三套餐具。他们吃过牛排，还有，人们把那叫什么来着？就是很多人都吃的那种有绿叶的东西？”

“莴苣。”

“芝麻菜，”穿制服的警察说，仿佛他一直都知道那叫什么菜似的。“他们吃的是牛排加芝麻菜叶。”

警探注视着地上的血脚印，是一只脚的血脚印，一个男人的脚印。在姑娘的尸体旁边，还有一个被吸附过的红血印，看上去像是膝盖的痕迹。警探试图想象当时的场景。也许那个有钱的男人因一时冲动杀了这个姑娘，然后他又感到后悔了，所以就跪在她的身边向她呢喃着对不起。或许当时的对话很不易。

这时，警探的上衣里开始响起了柴可夫斯基的《1812 序曲》。他把手伸进衣服的内袋，掏出手机。

“你找到他了吗？”警探问。

电话那头的声音由于静电的干扰轻若游丝，刚刚能听见。

“只找到他的车，”那声音说。“是黑色的宝马，对吗？”

“你在哪儿？”

“威尔斯，穆勒峡谷。”

“就是他妻子自杀的那个悬崖？”

“对。”

“那他呢？”

“还在找。”

“我会过来的。给我几小时的时间。”

警探关上手机，将它塞进口袋里。他转过身来对那个穿制服的警察说：“他们发现了他的宝马车。他的尸体一定就在附近。”

穿制服的警察点点头，说：“那就是两个了。”他停下来，等着警探的答复。但是警探并没有说什么，于是他又说，“三套餐具、三只酒杯。他的，和这个姑娘的——”他指着死去的穿黑色常礼服的姑娘，说，“两套已经有主了。”

“是啊。”警探说。他也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但他还是没能想出一个答案。于是他离开厨房，又去查看其他的房间。

第

1

章

在一个星期四上午的九点三十分，蒂莫西·范·班德获悉自己损失了两千四百万美元。

他得知这一消息的经过是这样的：当他掰开塑料咖啡杯的盖子，将它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以免水珠滴到裤子上的时候，他抬头看到了小伙子杰伊正站在他办公室的门口。

“蒂莫西，”小伙子脸色苍白。“你去哪儿啦？”

语气中并没有责备的口吻。那是一种乞求帮助的语气。小伙子汗水淋漓，腋下已经渗出了两大摊汗渍，那件原本挺括、领尖钉有纽扣的白色棉衬衣此刻已经显得皱皱巴巴了。

蒂莫西拿起杯子抿了一小口咖啡，然后又放下杯子。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表，说：“我刚进来。咖啡屋里排队……”他摇着头停了下来。十五年来，他每天早上必不可少的仪式就是光顾大学咖啡屋，他总是在上午九点十分到那儿——分秒不差地在别的地方开始繁忙运转起来的十分钟之后。十五年来，应该说这个仪式一直都进行得很顺利，它让蒂莫西进去后马上就能买到一份硬面包圈和咖啡，然后又轻松快捷地溜进自己的办公室。可是最近，北加利福尼亚似乎变了。每一个二十来岁留着长发且个人卫生很

有问题的软件程序员，如今一个个似乎都成了有名无实的大富翁；不知怎么，每一个在齐肩高的隔断空间里工作的人都一个个成了可以自由安排自己时间的白领雇员了。这也就是说，原本早上八点五十五分咖啡屋的早高峰时间，不知不觉延至九点二十五分了，由此，给像蒂莫西这样真正名副其实的有钱人——他们的财富早微软十年就已经积累成功；他们的资产并不是储存于那些收益不稳定且极有可能瞬息之间就变得一钱不值的微软皮包商的股票中，而是以实实在在的可替换现金方式储存起来——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蒂莫西掂量着是否要对小伙子解释这一切，比方说，对咖啡屋里的排队现象得采取些怎样的应对措施；或者在帕洛阿尔托出现的相当数量的名义上的富翁；还有可以自由安排自己工作时间的年龄问题。然而，蒂莫西注意到了小伙子脸上的水亮和悬在他颌下欲滴的汗珠。汗珠在那儿挂了好一会儿，最后终于滴落到硬木地板上。于是，蒂莫西决定什么也不说了。

小伙子回头看了一眼，然后走进蒂莫西的办公室并关上了门。“我们遇到麻烦了。”他说。

蒂莫西把面包圈从咖啡色的纸袋里拿出来。他打开裹着面包的锡纸，像铺桌布似的将它抹平，然后用一把塑料刀将面包圈一切为二。

“什么样的问题？”他问。

“日元，”小伙子说。“你不知道吗？”

小伙子的语气里透出蒂莫西应该已经知道了的意思。可是他不知道。蒂莫西住在与此地相隔十个街区的地方，那是在帕洛阿尔托的一套豪宅，离办公室很近。他开车只需九十秒就到了，随即把车停到他办公大楼的地下停车库里。他没有时间听广播，

也没有时间看新闻。

“说给我听听。”蒂莫西说，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自己是否知道这个消息。

“日元和美元之间的汇率暴涨。它的涨势从没像这么……”小伙子摇头耸肩，惊骇至哑然。在他二十五年的生命中，积三年在金融业的工作经验，他不曾经历过如此凌厉的日元走势。

“现在到什么价位了？”

“我不知道，我最后一次查看的时候是七十五元。日本央行声称他们可能会买他们自己的国债。他们打算尝试再通胀。这是一个新的政策。财政部长召开了一次出人意料的紧急协商会，而且他……噢天哪，我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蒂莫西有点儿纳闷。紧缩、通胀……买债券、卖债券。简直是难以置信，这些行为，或者说这些只是被谈及的举措，这些在六千英里以外人口密集的东京的某个财政大楼会议室里宣布的举措，怎么可能影响到自己在阳光明媚的帕洛阿尔托的生活？

蒂莫西在运作有限合伙投机资金的时候，并不过分担心那些难以琢磨的日本人——或者除此之外的任何其他人——说他们准备采取行动。他遵循着一条基本的原理年复一年地为自己赚钱：当商品升值的时候，他买进；当它们贬值的时候，他卖出。这很容易，也很轻松，而且成功率达到百分之九十。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跑赢市场。有许多人不辞辛劳地工作着，他们整天盯着电脑里的数据，研看曲线图，查询分析外国的政府官员们数不清的晦涩的评论文章。不，如果你不想得太多，工作不那么辛苦，赚钱还是挺容易的。正如古语所言：顺势者昌，逆势者亡。

“听着，小伙子，”蒂莫西说。然后他又叫着小伙子的名字，

“杰伊，听我说。不要和趋势作对。记住，顺势者昌……”他故意越说越轻。这对小伙子来说是极有价值的一课，他需要一点调味品。蒂莫西是直接把他从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雇来的。杰伊·施特劳斯是个聪明机灵、肤色黝黑的犹太青年。他的穿着很考究，总是穿着合身的套装，袖口的链扣都是金的，而且毫无疑问，他的肩膀上还顶着一颗聪明的脑袋。他已经拥有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学位，毕业后曾在纽约的萨洛蒙·史密斯·巴尼经纪公司工作过。

这个公司的董事长是史密斯·卡尔弘。史密斯是蒂莫西在耶鲁大学的老同学了，是个很不错的人，而且还是蒂莫西的有限合伙投机资金公司的早期投资者。如此便有了现在的结果。有一天，他们在四季酒吧喝酒，史密斯说：“你应该见见这个犹太青年，他马上就要从斯坦福大学毕业了，我自己想要用他，但是鉴于萨洛蒙的现状，好像不太妥当。”不久，蒂莫西就有了他的第二个全职雇员。

小伙子包揽了所有跑腿的活儿。他把自己称之为“宽客”，而把蒂莫西称之为“脸面”——集结资金并把自己呈现给投资者和家庭办公室及有钱人。蒂莫西常常会计上心来——比方说像卖空日元这样的事情——然后小伙子就会明白该怎么做、卖空多少、找哪些经纪人、限价设定在什么位置、需要有多少盈利。蒂莫西常常想，这是个非常合理的劳务分工，因为这样可以让每个人都做他擅长的事情，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小伙子和数字打交道，而蒂莫西则和人打交道。

蒂莫西抬头望着小伙子，他想看看他的那句不要和趋势作对的话是否让他镇定了下来。可是小伙子的脸色反而更加苍白，而且蒂莫西注意到，他竟然在发抖。

“我们损失了多少？”蒂莫西问。

“二——四——。”

“两万四千？”

“两千四百万，”小伙子说。然后又明确地说，“是美元。而不是日元。”

“我知道了。”蒂莫西说。他感到一阵眩晕。整个房间仿佛一个扎紧了麻袋似的将他闷在里面。

蒂莫西管理运作并为此雇用了小伙子的奥西里斯基金启动之初大约有一亿美元。这就意味着，从前一天晚上蒂莫西出去吃晚饭到今天上午他在办公室打开咖啡杯盖子的这段时间内，该基金已经损失了约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平基·杜瓦尔，这位最早也是最大的奥西里斯基金的投资者，就在蒂莫西于特玛林饭店吃金枪鱼和软壳螃蟹的时候，损失了将近八百万美元。这同样意味着蒂莫西自己，投资了五百万美元的范·班德投资者，在吃饭后水果之前损失了一百多万美元。

“两千四百万？”蒂莫西重复着这个数字。

“是你想要大赌一把的。”小伙子突然以守为攻地说，仿佛他害怕会要他承担什么责任。“是你说‘要赌一把大的’，对吗？”他停了下来，恢复了原态。然后又小心翼翼地说，“难道不是你说的吗？”

蒂莫西点了点头，说：“是我说的。”

小伙子注视着他，等待着指示，等待着命令。在蒂莫西的一生中，他已经见过无数次这样的眼神和表情了。

在蒂莫西的记忆中，长久以来，人们总是把他当做领军人物来看待。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行为举止。这得感谢父亲从小到大对他的激励，蒂莫西态度刚硬，从不低头妥协，从不趋炎附

势。另一部分原因是他自身的运气。蒂莫西天生一副俊模样，一张讨人喜欢的脸总是带着和气的笑容，人们就是喜欢像他这样的男人。

然而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努力的结果。很久以前蒂莫西就认定，只要你想说，而且敢说，即使你不知道你说的话是否正确，你在这个世界上也可以更上一层楼。这是一个所有的成功人士都想学，但却少有人能够分享的奥秘，只要一个动作、作一个决定、讲一次话，抓住一个机会，足矣。许多人都因为害怕失败而胆怯，但是像蒂莫西这样的人很清楚，失败即使来临，它都只是个暂时现象。不管怎样，你永远都可以重新来过。

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到这一点的呢？也许冥冥之中，这种想法一直都存在于他的潜意识中。但是它在三十年前、在埃克塞特市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有一天晚上，蒂林哈斯特校长昂着油亮亮的双下巴，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傲慢地走进新生宿舍。他宣布，宿舍里的每一个人都要因一个骇人听闻的过错而接受同样严厉的惩罚。原来，在宿舍的公共休息室里做电工活儿的迈克尔，在活动天花板上面的空当里发现了少量的大麻。只有当事人挺身而出，承认自己吸食大麻，才能使他的同班同学免遭无疑是改变一生命运的惩罚。

那天深夜，就在蒂林哈斯特准备实施他的惩罚主张的几小时之前，男生们向炸了锅似的争论开了。有些人想要告发真正的吸食大麻者——那个一脸苦相、又瘦又高、动作笨拙的马丁·亚当斯——这总比面对被开除要好。有些男生哭了，他们害怕大学生涯的毁灭、父母的失望、家庭的蒙羞。开除可不是空穴来风的吓唬吓唬。就在一个月前，蒂林哈斯特已经对可怜的蔡兹·多米尼克下过如此的狠手了，就因为他在拉丁系的同学面前冒出了嘴里

的酒气。还有一些男生——当然是极少数——想要反抗，主张全体退学，以抗议这种野蛮的、不分青红皂白的集体惩罚。

但是争论停止了，所有的人都转过身来看着蒂莫西，虽然他当时只有十五岁，但他似乎总是能想出一个解决办法来，而且他也意识到，必须要提出有把握的解决办法，这点很重要。“我告诉你们我们该怎么做，”他说，其实，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我们需要做的是……”然而神奇的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后面的话却脱口而出，并且他还能把一切都解说得一清二楚，而且还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他们将在第二天早上派出由三个男生组成的小组到蒂林哈斯特那间用橡木做护墙板的黑洞洞的办公室去，他们会穿着蓝色的校服并系上统一的领带，郑重其事地立正站好，他们会满怀懊悔地承认他们知道是谁把大麻放在天花板的空当里的，他们对不得不报告以前的一位同学所做的事情而感到遗憾，但这是学校赋予他们的责任，所以，他们要举报……蔡兹·多米尼克，是他在几个月前把大麻藏在那里的。

这简直不像是情急之中策划出来的计谋，它也并非是诚实之举和真实的事实，它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安在了一个不会挺身而出为自己辩护的无辜男生的头上，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一个计划，一个行为的过程，是蒂莫西带着莫大的信心和非凡的魄力一蹴而就的成果。

是的，蒂莫西以前曾多次看到过小伙子的这种眼神和表情——无助的眼神，渴望得到点拨和答案的表情，任何答案。蒂莫西的一生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那就是，信心本身就是一种答案。百分之九十的疑惧是可以被自信所缓解和征服的。而一个有力的握手和一套考究的西服则可以抚平剩余的百分之十。

在耶鲁大学的时候也是如此，蒂莫西的晚自修从不超过一个

小时，尤其还有那么多其他令人愉快的消遣去处，比方说，鸡尾酒会啦，舞会啦，和朋友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啦等等。可是蒂莫西并没有因此而失败过，而且成绩也一直都很好。他开始意识到，是他的特殊才能使自己得以用最小的努力获得最大的成功。

如所有的天才一样，这需要正确而敏锐的判断力，需要审美观，就像一个画家懂得如何用最少的水彩去扩展一幅画的效果。有时候，蒂莫西因为在课堂上的积极参与而受到好评，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经常举手发言，还能够在连课本都没有看过一页的情况下，把哈姆雷特和托马斯·杰斐逊联系在一起。而在另一节课上则又摆出完全不同的姿态，纹丝不动、屏气凝神。在其他的课上，适时地将一瓶十二年陈的马加兰酒送给一个拉丁语教授的举动达到了很好的效果；或者有时去莫利餐厅帮忙买午饭。蒂莫西不断享有的成功——先是在埃克塞特，然后是在耶鲁，再然后是在纽约，最后是在自己管理掌控下的奥西里斯——并不是哄骗他人得来的，也不是收买人心得来的。他的成功就在于他给了别人真正想要的东西：答案，解决问题的答案。

此刻，目睹了蒂莫西损失了两千四百万美元的小伙子正汗水淋漓地站在那里，他腋窝下的汗迹正在不断地扩散，他那黝黑的肤色令人吃惊地变成了土黄色，他的膝盖发软弯曲，几乎要倒下来了。也许他正在为自己刚刚开始的事业担忧、为他那作为一种身份而不得不穿的条子西装担忧。他太需要从蒂莫西那儿得到一个答案了。

蒂莫西镇定地抿着咖啡。他竭尽所能地稳定住自己的手，不让它发抖。他放下杯子，重新盖上盖子，然后又将他还没有吃的那一半面包圈用锡纸包了起来。

“我有一个计划，”蒂莫西边说边等待着自己脑海里尚未形

成的计划突然冒出来。“我们应该这么做。”

然后，他对像一只站在雨水坑里的哈巴狗似的、正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答案的小伙子说出了他的计划，小伙子认为这是个很不错的计划，而且谢天谢地，他终于得到了一项任务，不管是什么任务，它是一个损失了两千四百万美金却依旧谈笑自如的男人交给他的。

第 2 章

这个计划——如果它能称之为计划的话——简单地说是这样的：再追加一倍的赌注继续博弈。

日元的价位已经到了七十五元——也就是说，一美元可以买七十五日元——但这个价格是不会持久不动的，蒂莫西这样解释道。它从一百一十五元的价格一路不停地滑到九十元、八十元、七十元。

每个人都一致认为，五十元是一个合理的价位。那就是为什么奥西里斯要在六十九元的时候卖空日元，也就是说，日元无疑会达到六十九元以下。奥西里斯卖出了三千份芝加哥商业票据的期货合同。这就意味着，当日元达到五十元的时候，奥西里斯将可获得七千一百万美元的盈利。

可是，最初下的赌注并没有成功地获得预期的结果。几乎就在奥西里斯下单的第二天，日元以七十五元的价格跳空高开。尽管如此，蒂莫西依然对小伙子解释说，那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恐怖事件。这是很独特的，在这样的时刻，老板和伙计就能明显地

区分开来了。这确实是个盈利的机会。因此，当所有人都在逃离市场、大肆清仓、撤回担保的时候，奥西里斯则能利用这个失去理性的市场。他加倍下注，用六千份合同而不是三千份来赌，这或许能挽回所有的损失，还可能有盈利。

所以，蒂莫西给小伙子发出了操作指令。他镇定而快速地发出命令，就像一个将军在炮弹的呼啸声中指挥他的士兵一样。首先，将所有的股票变现，以便腾出保证金。第二，立即联系瑞福期货、比尔斯特恩银行、巴克莱银行、花旗集团。分别通过四个经纪人进行交易。不要预先通报。

“还有一件事。”蒂莫西补充道。

这时杰伊正准备离开，他在门口停住脚步，手握门把。他急着要离开，去安排下单，去开始再一次地赚钱。

“我们决不能惊动我们的投资人。”蒂莫西说。

小伙子把手从门把上挪开。“好的。”他说。可是他眉头紧锁。

“我们不要告诉他们这次的失败，”蒂莫西解释说，“还不是时候。我们首先需要挽回损失。万一日元恢复正常价位而我们还是亏损，到那时候我们再摊牌。”

“可是蒂莫西，”小伙子说，“我们得通报我们的结果。两星期之后我们要向投资人递交八月份的报表。”

“我知道，”蒂莫西说。“但是两个星期不算短。差不多可以说很长。你知道在两个星期中会发生什么吗？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我们到那时候再把报表给他们。没必要让他们知道细节，使他们感到惊慌。”

“好的。”杰伊说。

蒂莫西又接着前面的话题说：“这主要是因为，如果我们的

投资人发现奥西里斯损失了两千四百万美元，那么有些人可能就会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他们可能会抽回他们的资金。而一旦他们抽回资金，那我们就没有足够的现金去抛售六千份合同了。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我想是的。”杰伊说。

“我的意思是说，”蒂莫西继续道，“我们可能无法挽回其他投资人的损失。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公平的问题。”

小伙子说：“我明白。”

“对所有投资人都公平。”蒂莫西又说。“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噢。”小伙子说。

“所以先不要对我们的投资人说。别打电话。别举行会议。只要……”他伸出一根手指在嘴唇上轻轻一掠而过，“保持沉默。”

“好的，蒂莫西。”

蒂莫西笑着眨了眨眼，说：“瞧，这可是个绝佳的学习机会。现在你可以了解这个世界实际上是怎样运转的了。”

小伙子点点头。他离开了房间——迫不及待地，至少蒂莫西觉得是这样——开始工作去了。

第 3 章

当蒂莫西把剩下的半个面包圈吃完之后，他从自己的办公室里溜达到接待处。虽然只上了不到半小时的班，可是他却觉得自己似乎已经工作了漫长的一整天。

奥西里斯公司在美洲银行大厦的第二十三层，它是帕洛阿尔托唯一的一栋高层建筑。在今天这样晴朗的天气里，蒂莫西站在比圣马特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部城市）的其他人高出二十层的地方，他可以放眼看到他自己的整个世界。向北，他可以看见他自己的房子，在相隔十个街区的地方，那是一座被观赏植物和银杏树围绕的古老的都铎式大宅邸。往东，他可以看见斯坦福大学校园里那红色的西班牙式的屋顶和金灿灿的砖墙，那里有许多计算机方面的专家们步履匆匆地走进教室，编写着用于赚钱的软件。朝南，他可以看见沙岗路，那里充斥着律师和冒险资本家，还有大量的闲散资金，投资人正是坐在那条路上低矮的办公楼里，抿着拿铁咖啡，笑纳蒂莫西近乎完美的财富增值计划。他一直可以看到远处的圣马特奥大桥和旧金山机场，那是他去曼哈顿的门户，在那里，一张头等舱的机票要花去他八百美元，但是却可换来五小时之内无限量饮用高雅美味的解百纳葡萄酒的享受，并且航空公司还将花费三十分钟的时间免费将他送到四季酒店。

他倚靠在窗前，嘴里呼出的热气喷在玻璃窗上，模糊了他看向海湾的视线。远处的圣马特奥大桥，一个丑陋的混凝土结构的筒形物，被笼罩在海湾的雾霭之中。

“真是个晴朗的日子。”特蕾西娅·方汀说。特蕾西娅是奥西里斯公司的接待小姐。她坐在接待处，后面的墙上贴有“奥西里斯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黄铜招牌。

六个月前，蒂莫西在面试了几位应聘者之后雇佣了她。那些应聘者包括一位有两个孩子的中年黑人妇女、一个蒂莫西怀疑是同性恋的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中国男子、两个蒂莫西连她们的简历都没看的胖女人。